

寒海异人

曹乃王 著



人 界 錄 彙

- 第十一回 京都寻敌..... (383)
- 第十二回 东林党争..... (418)
- 第十三回 白莲神教..... (452)
- 第十四回 六姝纠葛..... (490)
- 第十五回 正大门派..... (530)
- 第十六回 进退两难..... (561)
- 第十七回 天启之灾..... (596)
- 第十八回 南京寻宝..... (631)
- 第十九回 虚伪君子..... (964)
- 第二十回 无影无踪..... (696)
- 后 记..... (729)

第十一回 京都寻敌

晁世充、洪伏威、冯空谷与温家四虎上得楼来，威实虚松开缰索，说道：“那位是正主儿？”

温志达凑在晁世充耳朵低语数声，晁世充点点头，冲威实虚道：“原来是白蛇帮威帮主驾到，失敬！不过，本庄主五丁神晁世充也不是好相与的，容不得你在此撒野！”

威实虚道：“原来是晁庄主，这二位想必就是金甲蛟洪伏威与银甲蛟冯空谷了？富春江中欲请本帮主赴龙宫做客，不料老子却上怡心园风流快活来了！”

金玉堂正副堂主怒目以视，并不答话。

他又道：“温家四猪也在此处，想是恼恨本帮主挑你石梁派，拆你石梁寨，来找帮手了吧？本帮主正好一总打发了！”

晁世充大笑道：“打发了？怕是你的法螺吹得太大了吧！”猿身扑进，他身后六人也各自围上。数招之下，威实虚踢飞一名打手，从窗中跃出，留下一句话：“不怕死的等着，我把本帮帮众叫来！”

楼上一动手，方瑛与白蛇帮众人已在园中动起手来，将

赌客、嫖客、酒客、听戏的赶得四处奔逃，将园中打手、戏子、婆子、妓女打得鬼哭狼嚎。一些嫖客妓女，被从温柔乡中赶出，赤身裸体，又哭又叫，好不狼狈。有几处已冒出火头，浓烟呛人。

晁世充等人正欲下楼，楼梯口突然有人跃上，却是夏雪宜，说道：“戚大帮主打发不了诸位，本人却也想打发了诸位！”

温家四虎虽对夏雪宜有深仇大恨，却忌惮于他武功了得，不敢妄动。晁世充与洪、冯二人怎知他武功深不可测？又惦记着园中之乱，掣出兵器，上前便是杀招。夏雪宜左右各走三步，只一招便点了晁世充鸠尾穴。温家四虎见状便越窗而去，洪伏威与冯空谷心中骇然，欲随其跃出窗外，夏雪宜一手扣住一人，道：“贤昆仲给我留下！”信手点其鸠尾穴，将三人丢于一处，也不去追温家四虎，往太师椅上一坐，道：“八年前你三人为谋夺武林三绝宝，与我夏家为难，致我家上下惨遭横祸！今日你等落入我手，可就要得罪了！不过，若谁说出那位大大有名气的人物和武林领袖的名姓，本人便留下你等狗命！”

三人望一眼仍挤缩于屋角的十大花魁，并不吭声。夏雪宜道：“看来不给三位一点苦头吃，是不容易的了！但是给尊驾上刑的话，又怕吓住了这十位如花似玉的美人，你们各自收拾些细软，快走吧！”

三玉童七仙女如蒙大赦，抱头下楼而去。夏雪宜在三人鸠尾穴再加一指，一股玄阴之力直透穴道，三人体内经脉如

有成千上万蚂蚁在爬动，难忍之极。晁世充却也硬气，并不叫饶，银甲蛟冯空谷却已承受不住，叫道：“夏大侠，我们委实不知！”

夏雪宜道：“那你等又如何知晓威武镖局从京都送来一个锦缎包袱？”

冯空谷道：“此乃晁庄主与我们弟兄所提及，故一同赶到衢州！”

夏雪宜在晁世充气海穴以《金蛇秘籍》中的怪异点穴法催一缕内力入体，如一条毒蛇在其各穴道处都狠咬一口，不断游走噬咬，直痛得他豆大的汗珠布满了前额，脸上肌肉抽搐成歪斜之状，却连张口的力气也没有。洪伏威与冯空谷二人见其痛苦之状，心中暗惊，不敢多言。

夏雪宜在晁世充背上拍一掌，解其蛇噬之苦，问道：“晁庄主，你又是听何人所言？”

晁世充手脚不能动，口气却依旧不弱，道：“告诉你又当如何？此乃威武镖局杭州分局镖头过嚮生所云！”

夏雪宜道：“尊驾若早告知，又何必吃苦头？念在三人并无大恶，猪命存下，武功废去！”说罢，各自补点一指，化其内力，然后拍开穴道，“日后若再设赌开窑子坑害无辜，或残杀良人，小心别碰上我了！”

他说完，人跃出窗外，直奔威武镖局而去。掠出怡心园墙头时，见拐角处一黑影闪过，他觉后背似曾相识，追去一看，却不见有人。他奔至镖局，见镖局大门紧闭，心想大白天不好使强，以免过分惊动，上前打门，谁知抓住铜环一

敲，门竟吱地一声开了。他进去一看，镖局中一片混乱，暗无一人，过锡生却被人一剑穿胸，尸横厅堂之上。他伸手摸摸，尸体尚是温热的，知才死不久，急往后院搜去，见三条黑影窜出角门。他急奔至角门，三人已消失在街上人群中，没有看清，只约略看出是三个女子的后影。

他略一改装，奔回怡心园，对大别五怪和左右护法交代，速领人出杭州城，以免惊动官府，并告知在南京城中见面。随即与方瑛匆匆出城。行得数里。王燕在路边牵着三匹马等候。

夏雪宜奇道：“你为何在此？”

方瑛鼻子一哼，道：“好在你不过是帮主，就算声名远播海内，毕竟不是什么大侠客，也没有什么武林绝宝。不然，只怕拍马屁拍得更厉害了！”

王燕也不搭理她，对夏雪宜道：“帮主，那日富春江中遇难，见帮主为天湖女侠所救，属下便赶至六和塔，对宇文师伯和爹爹说了。此后，即见方姑娘传帮主之令，到怡心园候命。适才知帮主欲赶往南京，特将黄龙堂帮众交与爹爹统辖，觅得三匹快马。在此恭候帮主大驾！”

夏雪宜看看王燕，知她尚不明自身真实身份。他又看看方瑛，方瑛一脸不高兴之色，说道：“丹凤女记性不坏，书壁山上承蒙手下留情。却逼得夏雪宜叫你一句燕姐姐、好姐姐！若非天外飞来一根长绳将丹凤女打昏，世上怕已无江湖女侠此人了！却不知为何你不去寻你的雪哥哥、乌小主，反跟着戚大帮主，岂非喜新厌旧了吗？”

夏雪宜见王燕神色尴尬，又开口道：“方姑娘，本帮主亦曾听闻襄海异人夏雪宜书壁山大战群雄，后来不知去向，近日又见其重出江湖。天湖女侠当时被人所救，不知是谁所救，又怎知本帮主有难？”

方瑛道：“本姑娘为何人所救，便是自己也不知道。书壁山之战后，心想武功尚低，苦练了二、三年，听说夏雪宜在衢州重出，故至石梁相寻。谁料来得晚了，众人已离石梁而去。在客店中却偶而听到金玉堂弟子商议对帮主下手，心想帮主率白蛇帮剿灭夏雪宜的仇敌，可说有恩于夏家，故此前来搭救，并与之追杀温家四虎、红柳庄主和金玉堂主。”

夏雪宜道：“温家四虎已不知去向，晁世充本与过锡生交好，到镖局中去打听，过锡生却被人一剑刺死了！”

王燕细问了过锡生伤口和死状，道：“此必为相识者所杀，没有搏斗痕迹，自是事先毫无戒备之故。既然如此，定是杀人灭口了，天湖女侠有何高见？”

方瑛不屑地道：“哼，丹凤女实在善于掩饰自己，锋芒不露哇！”

夏雪宜道：“欲杀人灭口，却不杀他人，只杀威武镖局的人，此线索定需着落在威武镖局身上了！”

方瑛道：“糟糕！下手者必定又在头里赶到南京了，快走！”

王燕所觅三马，的确是神骏，由湖州走宜兴，到溧阳，过溧水，数百里地，到戌牌时分已抵达城南聚宝门。此门乃洪

武帝下令所修筑，内有十四个藏兵洞，可伏精兵三千。此时天已大黑，城门早闭，若无令牌，难从城门进出。三人绕至城东玄武湖，正欲寻一较低城墙处进城，突见城墙上追下几条黑影，往东边钟山奔去。

夏雪宜道：“这几人极为蹊跷，大概与威武镖局会有关涉，我前去探个明白。请二位姑娘想法入城，到威武镖局中看看。若今晚不入城中，便明日正午于周处台相聚，不见不散！”尾音方落，人已疾射而去。

方瑛与王燕怎能相融？不过几句话，双方便即闹僵。王燕本来随方瑛一道，无可无不可，方瑛却半句不留情面。依王燕之意，今晚于城外好歹找一客店，凑合过去，明日一早至镖局探视后，正午同到秦淮河边的周处台等候。方瑛却非要即时入城，不过几句后，拂手自去了。王燕无奈，牵三匹马在附廓近街面处找了一家较大客店安顿。

却说夏雪宜追那几个城头髓下之人，上了钟山，待他追至跟前，看清是五条人影，乃三女一男在追杀一名五十余岁的中年壮汉。被追者躲入灵谷寺中，后面四人一时不知他隐藏于何处，分开搜索。夏雪宜欲暗中窥测，乃将化装去掉，隐身于无量殿檐角。

追踪四人分从四面进入无量殿中，全用黑布蒙脸，不欲示人真面目。但夏雪宜从其身形和身法，已然看出三女中的二女是美观音和玉观音，只是另一人不知是谁。那一男子却是楚昆仑，正压低声音叫道：“卞镖头、卞师叔，你在哪里？卞师叔，你不必多疑，乃我爹爹命我等前来与你商议一件极

机密大事！你出来吧！”

原来，他们追踪的是威武镖局南京分局镖头卞紫昌，他的轻功也不弱，竟从四人手中逃脱至此。夏雪宜暗道：“怪道在杭州城觉得那背影极眼熟，原来是美观音常艳梅。过锡生定是楚昆仑偷袭所杀，现又来刺杀卞紫昌，难道真是楚天高所下命令？过、卞二人知晓那位名人和武林领袖是谁？卞紫昌又怎知楚昆仑等人要杀他？”

殿中四人，望望纵深十余丈，横宽二十丈，上高近十丈的大殿；空空无柱无梁，全系巨砖砌就，俗称无梁殿，不好隐身。楚昆仑道：“卞镖头似乎不在殿中。”常艳梅道：“谅必隐于殿后灵谷寺塔内，往塔中搜寻吧！”四人走出无量殿，脚步声往殿后而去，声响越来越小。

夏雪宜心中想道：“适才见卞紫昌身影闪入殿中，断不致轻功如此好，已离殿隐于塔中！是了，必是在拱门门券上，利用木匾遮住身形！常艳梅四人必定去而复归！”

果然，卞紫昌从门楣上跃下，正欲出殿，却听娇笑声起，三女已飘然入殿，堵住卞紫昌去路，楚昆仑随后入殿，扯去蒙面黑布。卞紫昌见机颇快，已跃上殿中砖坛，居高临下，两手中峨眉刺拨动得哗哗作响。

楚昆仑道：“卞师叔，我爹爹让我来南京找你，乃是为了一件极机密的大事。此处恐有耳目，泄漏可就是杀身之祸，还请卞师叔随我等前去吧！”

卞紫昌道：“夏雪宜重现江湖，报八年前黄金宝盒之仇，令父子竟然杀人灭口，真正是兔死狗烹啊！”

楚昆仑道：“我爹爹并无此意！”

卞紫昌道：“杭州过锡生乃谁杀死的？当年江湖豪客群相追逐宝盒，武林之士四处来聚衢州，其信息又从何处获得？”

楚昆仑道：“此则非愚侄所知，我也自是不明个中缘由。”

卞紫昌道：“以武林三绝宝而借江湖之力，一举摧垮浙党，不正是那位大人物和武林领袖妙策吗？事关国计民生及朝廷大业，本人以侠义之心度之，愿为此努力。然而时已八年，浙党并不就此失势。浙党乃沈一贯、朱赓、吕本诸浙籍人士与礼部侍郎郭正域争议，遂成浙党。时在万历二十二年，沈一贯以尚书兼东阁大学士，入为阁老，至今仍是浙党方从哲为首辅，却又奈何了浙党没有？徒然害了如此许多无辜，并在武林中引起轩然大波，不少武林人士为之丧生。现夏雪宜那寰海异人正在寻根问底，找那大人物和武林领袖，而朝廷之中又起一阉党，朝政更是腐败黑暗。若夏雪宜找到了老夫，老夫这把枯骨便是不耍，也要将全部实情和那两个深隐幕后者的名姓告知于他，假如我知道……”

夏雪宜越听越惊，正欲细听卞紫昌将实情和大人物、武林领袖名姓道出，突听卞紫昌一声惨呼，只说了半句“我早知你会下手……”，便气绝身亡。

三女对此也略为一诧异。夏雪宜已看出并非艳梅三女及楚昆仑所为，下手暗杀卞紫昌之人武功甚高，只怕与己、与令狐苦明亦不分上下。他正在环视无量殿，欲寻那下手之

人、猛又听三女中不知姓名者强忍痛疼，低声呻吟了一下，右手捂住腰部。美观音娇叱道：“好贼子，竟敢暗箭伤人！”与笑观音朝殿之东南角猛扑而去。

夏雪宜不及寻觅窥伺于旁的高手，从檐角飞下，伸手挟起受伤女子，出殿奔灵谷寺塔而去。他已看出该女子腰部中了数枚细小暗器，暗器上喂的是五阴僵尸粉，必是巫蛊派高手所为。不知为何，他从未见过该女，只是今晚在她身后追踪时见着，至现在尚未见她真面目，却从心底下有一股奇异的感觉，不愿眼睁睁见她死于毒药之下。他挟住该女，奔入塔中时，见美观音姐妹和楚昆仑三人正夹攻之人，竟是兰旭光，心想兰杜鵬不知是否也在。身形略一迟疑，觉得手中女子牙关打战，急忙稳住心神，直冲到最高一层，将女子放下，取出解药，却为难了。

该女脸上蒙着一块黑布，自是不欲他人得见其容貌，可不掀开黑布，又无法将解药让她服下。踌躇了好半晌，也不知怎么办，待见她脸已发黑，五阴僵尸粉毒药上冲，再过分延误，只怕无救。事急求权，他也就顾不得那许多，一掀黑罩，将解药纳入其口，双手捏其两颊大迎穴，她一张口，将解药吞下。他这才安下心来，无意中一瞧，眼前竟是一绝色美女，与美观音常艳梅和玉观音常丽菊几乎一样，但其脸容却另有不同之处，甜甜的酒窝，似乎带着无穷无尽的美好笑意，中毒后仍是安详之极的神态，使皎美的脸庞显现迷人的魅力和亲近的感觉，使人一见便会爱上她。这种爱是一种呵护体贴保卫欣赏之爱，一种发自内心的磁与铁吸引之爱，一种

无邪无恶无私的奉献之爱。

他看了一下她微闭的双眼，长长的乌亮睫毛微微扑动，不由想亲吻一下这双可爱的丽眼妙目，低头而俯身以就。她服下蓝杜鹃以蛇毒上品配以名贵草药配制的巫蛊派本门解药，脸色已渐次复常，正于此际睁开双眼，看着面前正目不转睛盯视自己的英俊青年男子。她中毒后，毒性未大发便被他所救，脑子尚十分清楚，知道受惠于此人，只是不知他为何救己，他又是谁。

他被她妙目一盯视，反倒满脸愧色。生怕被她知晓适才欲亲吻于她的心意。虽然他并非轻薄之念，但对一陌路美丽少女如此，也是极其不当的举止。她并无不快之感，反倒感激万分地道：“谢谢这位大哥，救了小女子一命！敢问恩公名讳？”

他回道：“不敢当恩公之称！在下夏雪宜。”

她似乎并无耸动之感，仍平静地道：“你就是名满江湖的寰海异人金蛇郎君夏雪宜夏公子？这下才使我去尽了心头疑惑！”

他问道：“不知可否将姐姐芳名以告？又有什么疑惑？”

她道：“我叫常傲竹，因大姐人称美观音，二姐人称玉观音，故被称作笑观音。我近来常听到你的大名，大姐二姐又都见过你。大姐硬说你长得如同病夫，干瘦枯黄，二姐却说你英俊非常，肤白唇红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二姐说得对！”

他正欲答话，奔来一千人，却是常艳梅三人追杀蓝旭光。蓝旭光正欲施毒，青城派掌门无影剑方良、昆仑派掌门师弟雾崖烟客刘叔业、邛崃派掌门追风太保秦方则、山西霍州掌门人金面状元薛群杰四人赶到，逼住蓝旭光，蓝旭光为他人救之而去。七人匆忙回到无量殿中寻觅笑观音，发觉已不知去向，大吃一惊。当即分头找寻，方良内功较强，隐约听得殿后塔中有声响，追风太保施行轻功奔至塔的三层，听到谈话声，将各人分别找来，同到塔上。

七人见是夏雪宜，皆微微一惊，美观音与玉观音见他正在笑观音身侧，笑观音的蒙面黑布又已被掀掉，姐妹情切，喝道：“你欲待无礼吗？”二人抢上，各出一招“五丁开山”，击向于他。他心知与她二人不可用语言解释，乃出一招“青竹扫叶”，逼开二人。笑观音急道，“二位姐姐且慢动手，此位夏大哥乃我的救命恩人！”二人听得她说，又被他逼开，乃停手不再发招，嘴里齐“哼”了一声。

夏雪宜道：“七位中除了玉观音，皆是在下的仇人，纵使各位不来寻在下，在下也当去寻各位！不过，今日看在笑观音面子上，暂且不与各位算帐！笑观音中巫蛊派五阴僵尸粉剧毒已服在下解药，仍需静养七日，不可妄动，否则性命不保！笑观音，初次见面，承蒙你不把在下视作魔头，无甚礼物相赠，只好送你两样解药，一解巫蛊派的银蛛水，一解巫蛊派的化骨酥筋灵。他们既已盯上你们，势难避其毒药，还是有备无患的好！在下告辞，后会有期！”

他说罢，双足于地上一磨，倒跃出塔，半空中一个转

身，双手在第六层塔檐一撑，飘然下至第三层塔檐，再一借力，斜飞数丈落地，似一流星，瞬息间消逝于夜色中。塔中众人眼睁睁看着他似神仙般飘逝，就是以轻功成名的追风太保秦方则，也不敢说能望其项背。众人定下神后，却见适才他磨脚之处有两个极深脚印嵌于青条石板中，皆咋舌不语，心想这份内力，合七人之力与斗，怕也不过旗鼓相当而已。

众人于塔中商议半晌，常家三姐妹找一僻静所在为笑观音疗伤，方良、薛群杰、刘叔业、秦方则四人跟踪夏雪宜而去。楚昆仑本想速回京都，将此间各事报知爹爹楚天高，美观音倩容微带怒气瞪他一眼，他即时声明随常氏姐妹而去。

夏雪宜跃下塔后，寻了一处略事改装，心中暗喜道：“不枉到此钟山中跑了半夜，只需逼问八年前各帮派前来之人和到京都逼问楚天高。然后去找夏家世戚沈舅爷与方娘舅，总是要将嫁祸于夏家的两幕后深隐者寻找出来！”看着已近玄武门，天色未明，又不知方瑛与王燕二人去何处了，干脆在玄武湖边找了处石台，盘腿而坐，练习内功。一个大周天下来，全身有一股暖洋洋的内息在各处经穴游走，浑身精力弥漫，一纵跃之下，竟超过石台旁的钻天扬。

此刻天已放明，城门洞开。正欲入城，王燕从道旁闪出道：“帮主，属下于城门未开之际便静候于此，果然得见帮主！”二人速至镖局，果然人去房空。看看天色，尚不过辰时，一时也不知何处寻方瑛，二人乐得至夫子庙、栖霞山、莫愁湖、贡院街和本朝开国皇帝洪武帝孝陵一游，忙里偷闲，得此一乐，也颇为满意。

正午，二人赶至周处台。见此台虽有一路高他处的土台，但土台四周已盖满低矮的屋舍。台之南面是秦淮河，至此折而东北流，两面河滩都是青草小树，更增周处台荒凉之态。台之上下周围，并无游人，偶或有一二行人路过，也是神色匆匆，急忙而去。方瑛没有露面，正午已过，王燕道：“帮主，那方姑娘似乎邪气不轻，既然她已失约，我们便去不妨！”

他应道：“且慢去，等她一等的好！我料方姑娘乃有信之人，必不失约，你便偕我做一次鳧生好了！”

王燕有些不悦，可又无可奈何，左边找块石头坐一刻，又度至右边找块残墩坐着，见方瑛仍未显形，便道：“帮主，我看晋代之周处，也有其可恨之处！”

夏雷宜奇道：“史家以周处善能改过而盛赞之，怎又说其可恨，而不言可爱呢？”

王燕侃侃而谈道：“帮主你想，那周处少年时便膂力绝人，喜欢驰骋田猎，不修细行，纵情来去，乃江湖上一大奇人，虽州曲乡里患之责之，又何必计较他人之思量呢？周处却可恨，不能游戏尘俗，难于独啸于风尘，竟以自知为人所恶，从而慷慨立改励之志，射杀南山猛虎，投水搏击长桥巨蛟，终于不过被梁王司马彤所卖，临阵战歿，又有何可爱之处？为司马皇室卖命，何忠何义？他司马家天下，不亦篡自曹氏魏国之业吗？残杀无辜起事穷民，何仁何信？不过是免害乡里邻居，而改害他乡陌路之人而已。杀人者一也，有甚区别？”

“那所谓秉世文豪的陆云，亦酸腐得可以，对周处说什么古人贵朝闻夕改，君前途尚可。且患志之不立，何忧名之不彰？这岂非以诈情诳骗、导入歧途？周处竟就听信这一派胡言，又岂不是可恨可恶，而无半分可爱么？”

他朝她熟视半响，已明她言下之意，顾及百蛇帮帮主乃愚鲁之质，故问道：“王香主才识过人，实乃本帮主邂逅之初便已领会的。不过，你向来稳重，并不作此过激之态，何以今日却一反往常呢？”

王燕道：“属下既成百蛇帮香主，自然为本帮兴盛大业着想，对此周处台，故有此触动，借以向帮主进言。切不可误信人言，也不可玩物丧志，或沉恋女色，坏一帮大事！属下大胆实言以告，请帮主恕罪！”

他哈哈大笑道：“什么百蛇帮兴盛大业，全乃本人一时高兴，放出此风。现在本人已经厌烦，加之无处筹集如此许多银两来收买帮众。打家劫舍，或劫夺富豪，也非不行，但本人志在复仇，又哪有这许多心思精神去寻银两呢？今日若找着左右护法和五位香主，先将帮众发放银两，让其散去！”

王燕失色道：“那么百蛇帮就此解散？”

他道：“名头不解，帮众散去，只余我这帮主和你们八位帮中长老，岂不轻松自如？再说，此帮那派，都是一样，便拉扯起九连派大旗，让宇文博化和你爹爹为正副掌门，抛开梅岭神剑余云鹏，不也极好么？”

王燕急道：“这可不成……”

她话音被人打断，方瑛跃上小土台道：“有何不成？周

处不听陆云之言，也不见得可避开战亡之祸，以允连派代替百蛇帮，也正是极好之策！威大帮主不迷恋他帮女色，定当迷恋此帮女色，丹凤女不就可一箭双雕了吗？！”

夏雪宜愧色道：“天湖女侠俐齿灵牙，怎么总忘不了编排我于女色之上呢？”

方瑛道：“谁的心思谁自知，你若无此念头，又怕什么编排？总不成编排可以将什么姐姐妹妹五六人凑至一处生纠葛？俗话道得好，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！”

夏雪宜道：“咱们说点正经事，光是磨牙费神耗光阴。你误了约定之时，有何特异之事吗？”

方瑛道：“特异之事倒真有，不过却不是为此而误约定之时，而是去什么夫子庙、栖霞山、若愁湖、贡院街、孝陵耽搁了，就差没去什么春楼秋楼青楼红楼，总算赶来了。一看日正当午，乐得凉快凉快，听一会儿唧唧我我的言语，也是享受呵！”

王燕眼一瞪，怒道：“你……”

夏雪宜拦住王燕，问道：“这特异之事却是甚么？”

方瑛冷嘲热讽够了，转说正事，口气却仍是一副调侃样，笑道：“威大帮主仍要找温家四猪、威武镖局与其身后之人，看来只和堪称女色之首的丹凤女在一块窃窃私语是难以办到的了！只骂几句一千三、四百年前的侠士周处和文人陆云，也是无用的！我可是听说无影剑、烟崖雾客等所谓正大门派的十几人尽联袂北上京都，南北少林与武当派也有不少人赴京，连黑道邪派的巫蛊等派亦星夜奔赴京师而去！”